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六

四夷二十五

北狄八

突厥下

先是貞觀中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陀為可汗車鼻不敢當遂率所部歸于延陀為人勇烈有謀畧頗為衆所附延陀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尚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歌

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勒來朝
且請身自入朝太宗遣使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
觀二十三年遣右曉衛郎將高保潛引迴紇僕骨等
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羅祿泥熟闕俟利發及拔寒
匄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
永徽元年保單以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
赴遂携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保率精騎
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乃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
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衛將軍賜宅于長安處其餘
衆于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未敗前遣

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
州以統其衆車鼻既破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于
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
三郡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都護領瀚海金微新黎
等七郡督仙草是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為都督刺
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三
十餘人並扈從至岳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
後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内突厥首
領阿史德溫傅奉賊二部落相率反叛丘泥熟匄為
可汗二十四州並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

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為溫傳所敗兵士死者
萬餘人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
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務等統衆
三十餘萬討擊溫傳大破之泥熟匄為其下所殺并
擒奉賊而還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
史那伏念于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
從之又念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行
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
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
單于右廂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噉

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總入山林聚為群盜
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
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殺咄悉匄為葉
護其所因溫彥博議處河南部落分為六州後漸
至煩至阿史德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寔在
單于檢校降戶部嘗坐視為單于長史王本立
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
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達
于令導統兵馬事進寇蔚州豐州都督崔智辨擊
之反為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人吏垂拱

元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十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詔左膺揚衛大將軍黑齒嘗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于黃花鎮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為聲援

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硯侯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為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病卒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篡位自立為可汗長壽三年率衆寇靈州殺掠人吏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冊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

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
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
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為國家討擊契丹制許之
默啜遂攻討契丹部衆大潰盡獲其家口默啜自此
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冊立默啜為特進頡跌利
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與武
太后為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
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
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
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怨怒言辭甚慢拘我使

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時朝廷惧其兵勢納言姚
璿建議請許其和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
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與之默啜浸疆由此也其
年武太后命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
為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揖春官尚書大齋
金帛送赴虜庭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
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
代已來降附李家今聞李家天子種未搃盡惟有两
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拘之別所偽號知微
為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

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容玄山則以兵五千
人降之俄進寇媯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仲規
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叱忠義為天
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
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
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
恒岳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
高焚燒百姓庐舍擄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
大怒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
翻城應之刺史高獻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

庐陵王為太子令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
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
而法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叱忠義及後軍總管李
多祚等皆持重兵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
統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匄為
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
人又立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
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
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長安三
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

后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與王重明廷立見之默
啜遣六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
親之意武太后燕之于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
三品已上並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灵
州鳴沙縣灵武軍大總管沙叱忠義拒戰敗績死者
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群牧馬餘匹
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内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
補闕盧補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
以威制自三代而降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
雅去病耀武勳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于擇將春秋

謀元帥取其說禮樂敦詩書昔晉臣元凱射不穿札
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
將沙叱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
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師敗棄軍
古有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
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
功合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
術也臣又聞以蛮夷中攻蛮夷中國之長策故陳湯
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辨勇
之士班傳之傳旁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

也臣又以聞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
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
識夷陰其所虜或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
化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杖杜十年之
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于是殺我行人假鴻
臚卿臧思言二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
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攝右御史大夫充朔方道
大於管以禦之景龍二年三月張仁愿于河北築三
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
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酌求福因牧馬科

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沙葛仁愿乘虛
奪取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
留平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
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拓地三百餘里
于牛頭朝那以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
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畧減鎮兵數萬人初群
同中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
愿盡擒斬于城下軍中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
就本不置壅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貴發在
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願望
城犹須斬之何用守備生退愿之心其後常元楷
為朔方總管始築壅門
默啜景雲中西擊沙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

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
自訶利之後最為強盛由是自恃兵威嘗用其衆
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
可汗及俄特勒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
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
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
不敢歸携其妻來奔制受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
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
匹物千段明年十姓落左廂五啜咄六啜右廂五
弩失畢俟斤及子壻高麗莫離支簡跌跌都督思

泰高文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
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
郡王跌跌思泰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
督封樓煩郡公其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
壻阿史德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
姓首領阿布思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
思布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
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
曳固逆卒頡頡畧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
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啜祿之子闕特

勒鳩合舊却殺默啜子小可汗及其諸弟并親信畧
書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可汗
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小殺性友仁自以得國是
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
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為
可汗突厥部次頗多携貳乃召默啜時牙官曠欲谷
為謀主初默啜下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曠欲谷以
女小殺可賀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反覆用年已七
十餘蕃人甚敬伏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思秦等復
自河曲叛歸跌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

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伏公渡河而南蕃人怨怒
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
晦恚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既不設備與賊
降戶戰于青剛嶺為降戶所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
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
又為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
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殉小殺既
得降戶謀欲南入為寇曠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
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其息
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

寺觀曠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為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上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為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西蕃期以明年秋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牙帳于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曠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西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計

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即移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元來王峻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峻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即須擊取之勢亦易為也拔悉密果臨突厥牙帳而王峻兵及西蕃不至拔悉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曠欲谷曰此眾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曠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卒擊拔悉密之眾頃盡為突厥所擒并擄其男女而還曠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為涼州都督

遣付將盧公利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瞰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即須決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公利等兵至，刪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擅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小殺，由六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為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二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

仁而受人衆為之用，闕特勒善戰所向無前，瞰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叶心，功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且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勒，瞰欲谷等環坐帳中，設燕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

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
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
為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
扈從東巡發都至嘉會嶺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
伏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于御馬前上引弓傍射獲
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蹈舞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
上則不知人間無也自是常令突厥入伏馳射起居
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鳩臯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
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
厥者正同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以武義臨

之文德來之既習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
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力能收其傾効
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叅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
固不可名焉因復許其從遊召入禁伏仰英姿之
四焰覩神藝之一發恩意俱極誠無得喻焉乃更
賜以馳逐便搃弓矢競飛鏃于前同獲獸之樂是
屑畧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胷豁達與物無猜而愚
心徘徊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
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即殪立
方壚幽土單于為醢穹廬為滂何塞過責特願勿

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于德所此謂為兩
曜之鑿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上細其言遂令諸
蕃先發東封迴駕設燕厚賜而遣之竟不許其和
親十五年小殺使其大臣梅錄吸來朝獻名馬三
十匹時土蕃與小殺書將計議同時入寇小殺并
獻其書上嘉其誠引梅錄吸宴于紫宸殿厚加賞
賚仍許于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之所每年齋
練帛數十萬匹就以遺之二十年闕特勒死詔金
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齋壘書入蕃帛祭
并為立碑上自為碑文仍立祠廟刻石為像四壁
畫其戰狀二十二年小殺為其大臣梅錄吸所毒
藥未發先討斬梅錄吸盡滅其黨既卒國人立其
子為伊然可汗詔宗正卿李佺徃弔祭令史官起
居舍人李融為其碑文無幾伊然病卒又立其弟
為登利可汗登利者猶華言果報也登利年幼其
母即瞰欲谷之女與其小臣飲斯達干姦通干預
國政不為蕃人所伏登利從叔父二人分掌兵馬
在東者號為左殺在西者號為右殺精銳皆分屬
之二一八年上使右金吾衛將軍李膺齋壘書入
蕃冊立登利為可汗俄而登利與其母誘斬右殺

盡併其衆左殺俱禍及已勒兵攻登利殺之自立
號為烏蘓米施可汗左殺又不為國人所附拔悉
密部落起兵擊之左殺大敗脫身遁走國中火亂
西殺妻子及默啜之孫勃德支特勒毗伽可汗女
太洛公主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匄登利可汗女余
蜀公主及布^阿忒頡利發等並率其部衆相次來降
天寶七年八月降虜至京師上令先謁太廟仍于
殿^及引見御花萼樓以宴之上賦詩以紀其事

四至

其地東自遼海已西西至西海一萬餘里南自沙

漠北至北海五千里皆屬焉

土俗物產

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
昇之以羶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
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絕不至絕然後急釋而
問之曰你能作數^幾年可汗既神情瞽亂不能詳定
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
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兀發餘小官凡二
十八等皆世襲為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其
佩飾則兼有伏突旂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

謂之附離夏言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
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
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其刑法反叛
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
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償贓十
倍有死者停屍于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
馬陳于帳前以刀劈面且哭勢理之切血淚俱流七度
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榮茂
然始坎而塵之于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
生所殺人數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于葬所男

有悅愛于女者歸即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
徙無常而各有地方可汗常處于都斤山每歲率諸
貴人祭其先窰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
他人又于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無草樹謂為
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以
草青為記男子好樗蒲女人好踏鞠飲馬酪為酒取
醉歌呼相對敬鬼神 侯山 陰山 雞扶山 賀
鵲山 三彌山 勾慮劍山 蜀薛許山 乞真蜀
山 監山 天羊勾山 兜銜山 越笳輔哥山
跋辭處折施山 匈奴遽山 千秋山 千璉水

達羅河，旬慮劍水，三彌水，淶塗壘汗城東北
有小城一名可賀敦城，麻彈城，楊義城，馬矢
城，瓜城，矢波羅城，達羅城，鷲未城，達督
城，屈律城北諸城，傍有美水，豐草，皆前代突厥移
徙不常處。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四夷二十六

北狄九

西突厥

西突厥大羅使汗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

為二，大羅使即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

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

俗，大抵與突厥同，雖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

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一斤屈利吸闡洪

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此世襲其位，大羅便既為處

邏侯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
至其子達漫立號泥橛處羅可汗即大邏之種落與北
突厥處羅可汗號同

非一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率向氏又嫁

其弟婆寔特勒隋開皇末婆寔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

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

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

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為

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

會于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遣會

其酋長射墮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

强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墮者都六

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畧有隙
達分為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

立為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
孫射墮微弱不得為可汗代為可汗若臨西面今聞

其失職附隸于處羅故遣使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

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

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墮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

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

射墮因詔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

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墮聞而大喜興兵

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

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
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
弟闕達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可汗從煬帝征高麗賜號
為曷薩那可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
敗唐已革命歸京師封歸義郡王俄進大珠于高祖上
勞之曰珠信為寶玉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
隋後射墮遂有其地處羅既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
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群臣諫曰今若不與則是
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為惡遲回久之不得已乃引
曷薩那可汗于內殿與縱酒既而送至中書門下省縱

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于
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
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為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
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
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于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
其衆以從隋將秦顯和襲義軍于飲馬泉諸軍多已奔
退大奈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大破之諸軍復
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
史氏武德初從太宗平薛舉及從征王世充竇建德劉
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

遷右武衛大夫軍校檢封州都督封賓國公實封三百
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入隋也為煬
帝所酋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墮為可汗始開土
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北皆臣附之處之遂
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
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勒
西拒波斯南國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
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于石國北之千泉其西域諸國
王悉投以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
戎之盛未之有也唐武德三年遣使者貢條之具卯時
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
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惧復與葉
護通和無相征伐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
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安在封
德彛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
威北狄待數年後中國盛全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今
高平王道立至其移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
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
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強
盛無恩于國部落咸怨葛邏祿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

中國與之和親教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
迎唐家公主須要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
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
莫賀咄先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
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為可汗孰不從
時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
孰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
俱遣使來朝各請婚于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
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鉄勒先後屬于西突厥者悉叛
之國內虛耗肆葉既為舊主之子為衆心所歸其西都
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與
兵擊莫賀咄大敗之莫賀咄遁于金山尋為咄陸可汗
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為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
兵北征鉄勒薛延陀迎擊之反為所敗肆葉護性猜狠
信諛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于肆葉護功最多由
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械群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
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者其後設卑達官
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
于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于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
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

武德中嘗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為
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遣使賜以名
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
為吞河婁拔奚利邲咄祿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娥
設立是為沙鉢羅咄利失可汗咄徒結切咄利失可汗以貞
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惟厚加撫慰未許
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說
每說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為又分十箭為左右箱一廂
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六部落置五大吸一吸管
一箭其右廂號為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一俟斤管一

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六
部落居於咄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于碎葉以西自
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咄咄利失既不為衆所歸部衆携
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咄利失以左右百餘騎
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咄利失與其弟步利設
奔保馬嗜其阿悉皆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
欲谷設為大可汗以立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
欲吞設兵又為其俟斤所破咄利失復得故地弩失畢
處月處密等並歸咄利失二十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
乙毗咄陸可汗與咄利失中分自伊例河以西屬咄陸

以東屬咄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于烏鐵曷山西謂之
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弥駭馬結骨火燭觸木昆諸國皆
臣之十三年咄利失為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
難咄利失窮威奔于鏘汗而死弩失利部落酋帥迎咄
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
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于雖合水北謂之南庭
東以伊利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
史國何國穆國鹿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
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帥冊授馬
賜以鼓纛于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頗相攻擊會咄陸遣

使詣闕太宗諭以敦陸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
復來歸附未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送于咄陸
尋為所殺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
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
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郭恪乘勝進拔
處月俟斤所居之域追奔及于暹索山斬首千餘級降
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孰吸自擅取所部物斬之
以徇尋為泥孰吸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
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吸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
遣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書立莫賀魯咄乙毗可汗之

子是為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
擊吐陸大敗之吐陸自知不為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
國中國使人先為吐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
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踈
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
射匱部落為其所併阿使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
勒之子也阿史那步真既來歸國吐陸可汗乃主賀魯
為葉護以繼步真居于多邏斯川在西川直北千五百
里統處月處密始蘇葛邏祿失畢五姓之衆其後吐陸
西走吐火羅各射匱可汗遣兵追逐賀魯不常厥居貞

觀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驍衛
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啞運率衆西遁據吐
陸可汗統攝吐陸弩失畢十姓其吐陸有五啞弩失畢
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各有數十萬並羈屬賀魯其
有五五啞一曰處未昆津啞二曰胡祿居闕啞賀魯以
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曠啞四曰突厥施賀邏施啞五曰
鼠尼拖處半啞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
最為強盛二曰舒哥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曠沙鉢俟斤
四曰阿悉結泥敦俟斤五曰舒哥處西域諸國亦多附
隸為賀魯尋立啞運為莫賀啞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

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
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紇兵五萬騎討

之前後斬首九千騎虜渠帥二千餘人四年吐陸可汗
死其子貞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虜破其牙帳斬
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
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阿思那彌射左屯
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時節為安撫大使定方行至
吐河西賀魯率胡祿居闕吸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
方率副提管任雅相等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大首領
都搭吐谷切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吸輕騎奔竄度
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牙泉賀魯下牙之處
彌射進軍至伊麗水處月處密部落各率衆來降彌射

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扼戰彌
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于碎葉水大破
之賀魯與吐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吐城傍人馬
飢乏城主伊溫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
遂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
至京師令獻于昭陵及太廟高宗特免死分其種置昆
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國皆分置州府西盡于
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葬于頡利墓側刻
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
室點密為十姓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徃平西域諸胡國

自立為可汗號弥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
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部落入朝授
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祿葉護其部落
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真復携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
軍弥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
右武衛大將軍及討平賀魯乃冊立弥射為興昔亡可
汗兼右衛大將軍昆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
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
五弩失畢部落因今與盧承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
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弥射步真俱率

所部從

颶切

旱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欲併

弥射部落密告海政云弥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

政兵總數千弥師在弥射境内遂集軍吏而謀曰弥射

若反我輩即無准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尅捷乃偽稱有

勅令大提管齎物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弥射

率其麾下随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弥

射非反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

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弥射

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崑

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斛瑟

羅為右玉鈴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
進授元慶左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來俊臣誣構謀反
被害其子戲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左驍衛大
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克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
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
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左屯
衛大將軍興餘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
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
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鈴衛將軍
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

年拜左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兼濛池都護尋
卒子懷道襲神龍中累遷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
僕卿為十姓可汗兼濛池都護自垂拱已後十姓部落
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隨斛瑟羅總六七萬人
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于是遂絕突騎施烏質勒西
者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
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
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
人嘗屯果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
東北與突厥為鄰西與諸胡國相接東至西廷州斛瑟

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
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娑葛代領其衆詔使立娑葛
為金河郡主仍賜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
下部將闕吸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
勢密遣使賫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
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
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
進兵攻陷火燒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
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
導以討娑葛默吸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東

討娑葛擒之與遮弩俱殺之默吸兵還娑葛下部將蘇
祿糾集餘衆自立為可汗蘇祿者突厥騎施別種也頗
善撫綏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
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軍大將
軍金方道經畧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玺書冊立
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
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賫
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教與暹暹怒曰阿史那是
女豈合宣教與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
寒雪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入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頤

貞代為安西都護城守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
為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
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突厥使亦遣使入
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小
國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
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寮議遂于東西幕下兩
處分坐突厥使在東蘇祿使在西宴訖厚賞而遣蘇祿
性尤清儉每歲有所克復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
愛之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突及吐
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賀又分立教子

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聚晚年抄掠所得者固
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挛縮其下諸部心始携貳有大
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最為強盛百姓又分為
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
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
蘇祿之子吐火仙為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
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
討之大破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
王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斯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
達干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斯為主

則國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令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二十八年冊其大蠡官都摩發闕利斤為三姓葉護仍授左羽林大將軍二十九年以斛瑟羅之孫懷道之子昕為可汗遣兵送之天寶元年昕至碎葉西南俱蘭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馬靈晉追斬之更冊立其酋長為伊地米里骨咄祿毗伽可汗十三載秋朝廷又冊立黑姓種伊羅密施為骨咄祿毗伽突騎施可汗常羈縻屬安西自至德以後突厥施部落衰弱分為二部一為黃姓即娑葛之族一為黑姓即蘇祿之族互相攻擊各立可汗旋又篡奪因遂分散至乾元元年復遣使朝貢大曆之後三姓葛邏祿還盛移據碎葉川百姓貧者或納稅于葛邏祿葉護虔

四至

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菴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長安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七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四夷二十七

北夷十

鐵勒

薛延陀

歌邏祿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跌

契苾羽

鞠國

榆柁

大漠

白霽

庫莫奚

鐵勒

鐵勒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來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

覆羅並獲侯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
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契幣薄落職乙
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于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
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
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才結切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
何嵯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嶽海東西有蘇路
羯三索咽蔑從薩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林東則有思
屈阿蘭北褥九夷伏咥烏沒切昏等近二萬餘人北海南
則有都波等雖姓氏各別概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
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射騎貪婪尤

甚以寇掠為生近西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
厥有國東西討征皆資其用以制北荒當十六國慕容
垂時塞北后魏末河西並云有勒勒部鐵勒蓋言訛也
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
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
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侯利發侯斤契苾歌楞為
曷勿真莫河可汗居賁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侯斤字也
咥為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為鄰國
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
惟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此異也唐

史云武德初有薛延陀契苾回紇都播骨利幹多
覽葛僕骨拔野古同羅渾部思結斛奚薛結阿跌
白霽等皆殲北狄勒之部內諸部也自觀二十年
既破延陀太宗幸靈州次涇陽縣狄勒拔也古同
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狄契丹奚渾斛薛等十一
姓各遣使貢獻因奏延陀可汗不事大國暴虐無
道不能與奴為主以自死敗落鳥散不知所之奴
等各有所分地不能逐延陀去也歸命天子願賜哀
憐乞置漢官養育奴等太宗既已破延陀欲遂空
漠庭見其使甚悅遣黃門侍郎褚遂良引于縣廨

浮觴積歲以禮之異日召狄勒等入行宮張樂以
宴之拜為郎將及昭武校尉等官乃降璽書勞其
酋長及賚綾綿等以將其厚意仍遣與乘輿會于
靈州并使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往報焉十一月
至靈州狄勒諸部俟斤頡利發等諸姓至靈州者
數千人咸請列其地為州縣又曰願得天至尊為
奴等作可汗可汗子子孫孫常為天至尊奴死無
恨於是北荒悉平太宗為五言詩以叙其事公卿
咸請勒於石從之二十一年正月狄勒回紇俟利
茲等並同詣闕朝見太宗親賚以緋黃地瑞錦及

標頰袍鉄勒等覩而驚駭以其未嘗聞見捧戴拜
盤叫于塵埃中及還太宗御天成殿陳十部樂而
遣之麟德初餘黨復叛乾封元年三月鉄勒道行
軍大提管右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左武衛大將軍
薛仁貴等破鉄勒之衆于天山初仁泰等將發京
内晏以餞之積甲于殿前令仁貴試之帝曰古之
善射能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徹之帝
大驚賞更取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
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殺三人其餘一
時下馬請降仁貴恐其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磧

北討餘衆擒其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
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是遂絶矣

薛延陀

薛延陀鉄勒之別部

前燕慕容靑時凶奴單于賀利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延陀蓋

其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一利哇氏爲強族初蠕之滅也並属于突厥而部落中分在

鬱督軍山者東属于始畢在貧汗山者西属于葉
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爲毗伽可汗居
大漠之北俱淪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鉄勒
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之太宗以其破亡遣

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尔為瀚海道
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
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灵州與之
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致其國且行萬里既涉沙
磧無水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于是停幸灵州
既而其聘羊馬損耗將半于是返其使者群臣或
云許以公主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
可失信于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
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
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擊其數萬

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
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
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
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今若以
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
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
下可為養獸自噬也吾今不與女使命頗簡諸姓
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延陀夷男
死其少子肆葉護殺其兄突利失而自立是為頡
利俱失薛娑多弥可汗以太宗征高麗遂發兵寇

夏州執失思力擊敗之多弥輕騎遁走部内駭然
聞太宗發兵入其界多弥與數十騎復投阿史那
尋為回紇所殺宗族殆盡衆尚五萬立真珠毗伽
可汗猶子咄摩支為酋帥遣使請居督軍山之北
乃使兵部尚書崔敦禮英公李勣就安撫之太宗
謂曰叛則擊之勣等既至咄摩支惶駭潛謀拒戰
因縱兵追擊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人後咄
摩支入朝拜右武衛將軍延陀以貞觀初建牙于
磧北歷三主凡二十二年為李勣崔敦禮所滅總
章二年延陀部落餘衆擾亂詔發突厥追討至烏

德鞬山大破其黨按四蕃異物志云貞觀二十一年
薛延陀獻疾蘭麝毛而牛角狀大麕

歌邏祿

歌邏祿國本突厥之族也在金山之西與車鼻部落
相接薛延陀破滅之車鼻人衆漸大歌邏祿率其
下歸之及高保之經畧車鼻也歌邏祿相繼來降
仍發兵討之及車鼻破滅歌邏祿摸刺婆匄踏實
力三部落並詣闕朝貢

僕骨

僕骨執勒之別部也習俗與突厥畧同在多濫葛東

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鄰好最居北偏先臣于
頡利苦頡利政亂後附薛延陀唐貞觀中遣使朝
貢及延陀之域也其大酋婆旬侯利發歌藍伏延
諸闕內附

同羅

同羅鉄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
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畧同初臣突厥苦頡
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侯利發時健吸遣使內附
中間無聞洎天寶中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
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
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為之空虛後十年皆
叛劫掠諸姓部落渡河還漠北尋為回紇所破黨
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羅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
之以獻戮于京師

都波

都波鉄勒之別種也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
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
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
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者用鹿
皮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

樹上送葬哭泣畧與突厥相類莫知四時之候國
無刑罰偷竊倍徵其贓前代未通中國聞骨利幹
來通唐貞觀二十一年遂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也在撲骨東境勝兵萬餘口
六萬餘人其地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
失貞觀二十一年與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
曰康千河有松木入水二年化為石其色青國人
有居住者其人謂之康千石其松為石以後仍似
松人皆能著木脚水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為業國

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陀東界居近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
未通中國其大酋俟斤多濫葛共率所部朝見

斛薛

斛薛鐵勒之別部也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
七千

阿跌

阿跌亦鐵勒之別部也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
隨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

契苾羽

契苾羽在多濫葛南境兩姓合兵二千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十日行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四人、衣鹿皮食地苔聚木為屋尊卑共居其中

榆柎國

榆柎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漠國

大漠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與大漠接戶萬五千勝兵三萬自鞠國以下並是唐貞觀三年朝貢使至

白雷國

白雷國匈奴之別種也在拔野古東與羯鞞為鄰勝兵萬人並臣於頡利習俗與突厥同唐貞觀二十一年朝貢使至列其地為置顏州即以酋長為刺史先是太宗平突厥後其蕃望子弟授以侍衛之官沙漠之人索愛錦蜀太宗即招來遊域特賜其所好者目錦文所用舊綾而錯綜其色花葉翔走

事各殊形每頒賜其酋長為榮寵顯慶五年以前
長李舍珠為居延都督舍珠死以其弟厥都為居
延都督自後無聞焉

庫莫奚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
種也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地
在金柳城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後魏
郡之地之初頗為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
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
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樂環水

蓋饒樂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帥逐水草頗同
之記也突厥有阿含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
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
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入朝其部落並在柳城
郡東北二千餘里唐景雲元年其酋領李大輔遣
使朝貢開元五年大輔入朝封為饒樂郡王授左
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詔封外生女辛氏為固安公
主以妻之其年大輔與契丹首領李失活請于朝
復置營州制曰可八年大輔卒弟魯蘇立襲其兄
官爵仍以固安公主為妻時魯蘇牙官塞默羯謀

害蘇魯翻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誘殺晏執而殺
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上
書云主是庶人此寔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嫁與
魯蘇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封成國公主女常氏為
東光公主以妻魯蘇十四年改封魯蘇奉誠王後
為契丹牙官可突干所脅走投榆關移其部于幽
州界內別置部落安置之天寶五年封其王沙國
為昭信王仍授饒樂都督自大曆之後朝使繼至
十一年四月幽州奏破奚六萬餘衆又至元和元
年六月其王饒樂府都督襲歸誠王梅落來朝加

檢校司空敕還藩三年以奚首領索低為左威衛
將軍同正同克檀薊兩州游奕兵馬使仍賜姓李
八年遣使朝貢十一年貢名馬每歲朝貢不絕或
歲中三至故事嘗以范陽節度使為押奚契丹兩
藩使自至德後其蕃臣擅封壤朝廷優容之彼務
自完斥候益謹不生邊事故二藩少為寇每歲朝
貢嘗遣數百人至幽都則選其酋渠五十人赴闕
引見麟德殿賜以金帛遣還其餘皆駐而館之率
以為常

奚部落多居在營州東北二千餘里

土俗

隨水草畜牧死者即以葦薄裹屍懸之樹杪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八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九

回夷二十八

北狄十一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落侯

驅度寐

霽

拔悉彌

流鬼

回紇

黠戛斯

舊名結骨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
俱竄于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并與庫莫

奚分皆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和龍之北數
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為寇盜魏太武帝以來歲貢名馬
于是東北群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
林部曰連帥匹索部吐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
入獻皆得交市于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郡其後為突
厥所逼又以萬家寄于高麗隋高皇末有別部四
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好悉令結
糧還本處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
北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紇臨水而居
東西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分為十部

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隨水草畜牧唐貞觀二十二
年契丹率密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
督府拜密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于營
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
校尉官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密哥曾孫松漠都
督羈縻松漠都督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兄歸誠刺史孫萬
榮殺都督趙文翹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郡自號可汗
命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玄
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
十八將討之遇賊于西峽石黃虜谷官軍敗績玄

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

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

乃遣夏官尚書王孝傑與羽林衛將軍蘇宏暉率

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峽石官軍又大敗孝

傑沒于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內郡王武懿宗

為大提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妻師德為副沙陀忠

義為前軍提管率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為其家

奴所殺其黨皆潰開元二年李盡忠從父弟失活

歸款復封失活為松漠都督授金吾衛大將軍仍

于其府置靜折軍五年以永樂公主出降于失活

婚姻之夜遣諸親高品及兩蕃大首領觀花燭六

年失活卒冊立其從父弟娑固為松漠都督七年

十一月娑固與公主來朝及歸娑固銜官可突干

勇悍得衆娑固欲除之事洩可突干反攻之娑固

奔營州可突干立娑固從父弟鬱干遣使謝罪玄

宗復冊鬱干今襲娑固之位仍赦可突干之罪十

年鬱干入朝請婚又封餘姚縣主長女慕容氏為

燕郡公主以妻之封鬱干為松漠郡王授左金吾

員外大將軍兼靜折軍經畧大使鬱干死其弟吐

干襲其官爵復以燕郡公主為妻十三年吐干復

與可突相猜阻携公主來奔改封遼陽郡王國人
立其弟邵固邵固詣行在從祀東岳授邵固左羽
林員外大將軍改封廣化郡王仍封宗室外生女
陳氏為東華公主以妻之十八年邵固為可突干
所殺以其衆降突厥東華公主走投平盧軍詔遣
信安王禕幽州長使薛楚玉等討之不克二十二
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破之遣使獻捷十二月
張守珪發兵征討契丹斬其王屈列及大臣可突
干等傳首東都可突干餘衆反叛盡走山谷立其
酋長李過折為契丹王授封特進封東平郡王其
年過折又為可突干餘黨泥禮所殺惟一子刺乾
走投安東獲免拜左驍騎大將軍自後至今與奚
王朝貢歲至蒲禮甚修至貞元四年犯我北鄙幽
州以聞自元和之後至於會昌朝貢不絕會昌三
年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奏契丹新立王屈戌等云
契丹舊用回紇印今懇請當道聞奏乞國家賜勅
印以奉國契丹之印為文

回紇

居黃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之故地在長安之東
五五千三百里東與高麗鄰西與西國接南至營

州北至室韋地方二千里

土俗

其俗頗與鞞鞞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
其屍置于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
之因酬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
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獐鹿其無禮頑器于諸夷
中最甚

室韋

室韋後魏末通焉並在鞞鞞之北按隋書室韋有五
部一南室韋二北室韋三鉢室韋四深末怛室韋

五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畧可汗
嘗以吐屯藩垣徒結統領之契丹之別種也南室

韋在契丹北三千里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
室韋鉢室韋在北室韋之北深末怛室韋在北室
韋之西北大室韋在室建河之南深末怛室韋之
西北也按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暖水蓋水犢了
山其山周迴三里又經屈利水勿水始到其國北
室韋分為九部落其渠帥號乞引莫賀吐氣候最
寒冬則入山居士穴中牛畜多凍死饒獐鹿射獵
為生擊冰沒水而網射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穿

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
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于北
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
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木但室韋因水為號也
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入西北數千里至大室
韋經畧險阻言語不同尤多貂鼠及青鼠北室韋
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來朝貢大唐有
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
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娑窩室韋訥北室韋駱駝室
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
千二百里今室韋最西與回紇接界有烏素固部
落當車輪國之西南次東有移塞沒部落次東又
有塞曷支部落此部落有良馬人戶亦多居暖河
之南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次東又有和斛部落
次東又有烏羅護部落一名烏羅渾元魏謂之烏
落居磨蓋獨山北暖河之側此部落自魏太武真
君四年歷北齊周隋及唐武德貞觀洎乎天寶九
載朝貢不絕又有那禮部落與烏羅護犬牙而居
又東北有山北室韋又有小如者室韋北壤又有
娑羅室韋東有嶺西室韋又東南至黃頭室韋此

部落兵強人戶亦多東北與達圯接嶺西室韋北
又有納北之室韋此部落稍小烏羅護東北二百
餘里那河之側有古烏丸之遺人今亦自稱為烏
丸國武德貞觀中亦遣使朝貢其國北大山之北
又有大車室韋部落傍居建室而居其河源出突
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
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之北落怛室韋之南又
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又東經南黑水靺鞨之北
北黑水靺鞨之南東流注于海烏丸東南三百里
地又有東室韋部落在撻越河之北其東南流與

那河合歷貞元八年至會昌三年室韋朝貢不絕

四至

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
吸水犢了山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

土俗物產

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儀勃欠對二山多草木
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為
二十五部其酋帥號舍莫不蒲咄死則子弟代之
嗣絕則擇賢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馬
蘧蔭為室如突厥羶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為楫或

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蓬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韃鞨同婚姻之法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柵人死則置尸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鉄取給于高麗

地豆于

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洛候

烏洛候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烏在地頭于之北太武帝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為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

四至

東與韃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鄰地當地豆于之地

土俗物產

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人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
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
為之其俗繩髮衣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
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莖篋木槽
單面而九絃其俗大類鞞鞞。完水在其國西北
難水蕃中記云完水即烏完水也難水北水國西
即那河其他小水皆注于此水東入海北水二
十日行有于已尼水即謂之北海是也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為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

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他畜人輕健
一跳三文餘又能立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別數
乘大舩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霽

霽匈奴之別種也隋時通焉與鞞鞞為鄰里潢水北
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族與突厥畧同亦臣
于頡利其渠帥瓊為俟斤大唐貞觀中遣使內附

拔悉弥

拔悉弥一名藥利國隋時聞為在北庭北海南結骨
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瓊

戶二千餘其人雄健能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馬
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有馬皮順毛衣
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屨屨縛之足下屨先叶切
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
如船為亦及奔鹿上阪即手持而登之每獵得鹿
將家室就而食之盡則更移其處其所居即以樺
皮為舍丈夫剪髮樺皮為帽

流鬼

流鬼去長安一萬五千餘里在北海之北至夜叉國
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鞞鞞舡行十五日無

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為
屋人皆皮服以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
逐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魚鹽之利
地氣溼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
尺施系其上以踐層冰逐奔獸俗多狗以其皮毛
為裘羯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察之法不識
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
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作本切樂有歌舞死鮮封樹
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鞞鞞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
國家之盛業于是其君長孟嗒遣其子可也餘志

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鞞鞞不解乘馬乘即顛墜其長老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翅出噉人莫有涉其界者未嘗通中國

迴紇

迴紇在薛延陀北境居近娑陵水去長安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徒俟斤死子善薩立唐貞觀初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汗沒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迴紇由是大振因率其衆附于薛延陀後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及薛延陀之敗其酋胡祿俟

利發吐迷度率其部詣闕請同編戶自突厥哀城其國漸盛國王亦護可汗貞觀二十一年率衆同附龍朔三年移燕然都護府于迴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其瀚海都護移于雲中古城改名雲中都護仍以磧為界磧北諸蕃州悉屬瀚海磧南並隸雲中其後部落中征戰有功並自磧北移居甘州界天寶末取驍壯以為赤水軍騎士自天寶初迴紇葉護逸標苾襲滅突厥小殺之孫烏蘇米施可汗未幾自立為九姓可汗由是至今兼九姓之號因而南徙居突厥舊地依烏德捷山盟河雖

行逐水草大抵依此山北中國之長安城直南去
西城一千七百里西域即漢北去磧口三百里有
十一都督九姓部落一部落置一都督于本族中
選有人望者為之破拔悉密及葛邏祿皆收一部
落各置都督一人每行止戰聞以二客部落為軍
鋒其九姓一曰迴紇二曰僕固三曰渾四曰拔曳
固即拔五曰同羅六曰思結七曰契苾契已上七
部自唐初以來著在史傳八曰阿布思九曰骨崙
屋骨思此二姓天寶後始與七姓齊立至貞元四
年以咸安公主降請改紇字為鶻字蓋欲誇國俗

俊健如鶻毛德宗徙之

土俗物產

俗頗類突厥地沙澗有大羊而足長五寸

黠戛斯

黠戛斯西北荒之國也本名結骨又名居勿又為之
堅昆史記謂之鬲昆漢書謂之鬲昆在迴鶻西北
四十日程一本云三千里其人身悉長大赤髮綠
睛有黑髮者謂之不祥蓋嘉惠撰西域記云髮黑
黑睛者李陵之後也故其自稱是都尉苗裔薛延
陀常令頡利發一人監統其國而其渠帥曰紇悉

輩次日居沙波輩次日阿米輩三人共理其國政
官有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于之魏唐貞觀
六年太宗遣偃師尉王義弘使其國十七年堅昆
遣使貢貂裘及貂皮二十二年酋長俟利發失鉢
屈阿拔身自入朝云臣既一心歸國望得國家官
職遂授左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仍列其地為堅
昆都督府隸燕然都護永徽四年又遣使朝貢仍
言國內大有中國人令欲放還請一使受領高宗
遣范強多賫金帛仍往處分云但有人即須贖至
于天寶朝貢不絕會昌三年其國遣使注吾合素

等七人來朝貢名馬且慕大唐威德求冊命焉至
四年上命太僕卿兼御史中丞趙蕃持節宣慰五
年冊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值武宗升遐大中元
年方行冊禮會昌中秘書少監呂述狀點憂斯朝貢苗傳并宰臣李德裕撰序詳記其事

四至

其國南有貪縵山憂浸如冬積雪有水從迴鶻北
流踰山又云其國依青山之西面有金海分為二
河一名牟河一名劍聲平河從天德軍二百里至西
受降城又北三百里鶻鶻泉西北迴鶻帳一千五

百里迴鶻西北四十日程方至其國東去單于廷
七千里南至車師五千里也

土俗物產

其王及國人皆露首鬢髮衣服同于突厥冬則以
貂鼠為帽夏則以金裝帽貌頂而卷其末此迴鶻
所與至今猶冠之其下則以白氈為帽餘制畧同
衣有錦罽雜色腰佩刀礪賤者衣皮而露首如罔
畫之狀女衣毛褐而富者亦衣綾錦蓋安西北廷
及大食貨易所得也阿熱衛立木為柵坐大毡帳
號為密得支其首領已降皆有小毡帳兼以木皮

為屋人謂歲首為茂師謂月為哀三哀為一時以
分春夏秋冬以十二屬紀年假如歲在子則謂之
鼠年在戌則謂之狗年與迴鶻同也其氣候多寒
每冰合雖大河亦凍徹其半五穀惟出大小麥青
稈麻米嘗以三月耕種八月九月收穫糜以為飯
又以釀酒麥有步磴為麪阿熱食蕪餅餌其部下
則惟食肉及馬駱而已其樂器有鼓笛笙箏篋盤
鈴大會又有弄駱駝獅子馬伎繩伎之類其馬至
壯大能閉者謂之頭馬其雜畜有橐牛羊而牛尤
多富室有二三千頭者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羆

羝鹿及黑尾黑尾如麋而尾大色黑蕃人謂之已
沒其魚有篋魚長七八尺有莫痕魚口在額下而
無骨其鳥有雁鷺鳥鵲鷹隼多如中國其草種類
至多大抵與迴鶻同其樹有松及蒲松高者箭射
不及杪又有榆柳而樺尤多其五金出鉄與錫王
會圖云其國每有天雨鉄收之以為刀劍異于鉄
魯問使者隱而不答但云鉄甚堅利工亦精巧蓋
是其地産鉄因暴雨深澗而出既久經土蝕故精
利耳若每從天雨則人畜必遭擊殺理故不通賈
耽云俗出好錢號曰迦沙每輸之于突厥此其實

也其兵器多用牌及弓箭其馬上牌自股及足又
為縛牌于兩肩可便施用其牌析木交橫為之以
捍箭、不能裂亦有旂幟其阿熱建一縣下皆上
赤餘則各一部落為號其兵數號三十萬問其實
乃云每徵發則百姓及諸蕃部落後屬者盡行其
稅唯輸貂皮及青鼠丈夫健者悉點手以為異婦
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點之其人服飾以貂豹
為貴貂音彫 貂女音切食用手婚媾無財聘性多淫佚與
外人通者不忌其婿男女雜處每一姓或千口或
五百口共一室同一床一被若死惟哭三聲不葬

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為墳墓冬為室覆以木皮
人好獵獸皆乘木馬升降山險追赴若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太平寰宇記卷第一百九十九

太平寰宇記卷第二百

四夷二十九

北狄十二

骨利幹

駁馬

鬼國

突越失

雜說并論

骨利幹

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
千五百人其北又拒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
正曛煮一羊脾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出沒之
所也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來朝獻良馬十匹尤

駮太宗奇之為制名號為十駮其一騰霜白二曰
皎雪驄三曰凝露駮四曰懸光駮五曰決波踰六
曰飛霞驃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駮九曰翔麟紫
十曰奔虹赤太宗乃為文以叙其事

土俗物產

地多百合草人以為糧食出名馬其馬頭類橐駝
筋骨粗壯好者日行數百里

駮馬

駮馬在結骨之北其地近熱海去長安萬四千里經
突厥大部部落五所乃至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

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以弓箭刀稍倍排
無宿衛隊仗不行賞賜馬色並駮故以名云其馬
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教相侵伐貌
類結骨而言語不通唐永徽中遣使朝貢
突厥為
駮為
刺亦名
刺國也

四至

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地近北海去
鬼國六十日行

土俗物產

土俗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一二尺至暖消

逐陽坡浦波切以為及人挽犁種五谷好漁獵取魚

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鉄器用陶瓦

釜及樺皮根為盤音椀音隨水草居止累木為井欄

樺皮蓋以為屋土床草蓐加毡而寢處之草盡即

移居無定所

鬼國

鬼國在駭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行晝隱身著渾

剥鹿皮衣服耳鼻與中國人同口在項上食用瓦

器土無米粟取鹿及蛇駭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

騎施二十日行鹽莫念吐陸闕俟斤部落又北入

十日行至可史檐部其駭馬鹽莫並無牛羊雜畜

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

白二鼠皮以奉酋長唐永徽中並遣使朝貢

突厥失國

突厥失國本後魏之高車國在北庭北雷煮海東魏

書北夷傳曰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自號為狄

歷諸夏以為高車其俗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

于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寢大常與蠕、為敵

亦每侵盜魏境太祖親勒六軍自駭鼻水西北畧

其國諸部落得男女七百口牛馬將二百萬高車

二十餘萬乘而還太祖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衆圍騎周七百里聚雜獸于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安東包白登屬之西北

雜說并論

唐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二百餘萬口時諸蕃君長詣闕頓顙請太宗為天可汗制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不行可汗事群臣及四夷咸稱萬歲是後以玺書賜四夷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

汗諸蕃渠帥有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茲始也傳奕曰西晉時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拔氏宇文氏高氏符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遮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內籬訖丑亞切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苜者听去或有苜者乃誅之死

者二十餘萬氏羗分散各還本部部至數萬故符
姚氏代興與鮮卑既入中國而蠕、據其土後魏
時蠕、主阿那瓌大饑求糧于魏、帝使元孚賑卹
之既飽遂寇暴及蠕、哀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
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女為妻宇文
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馬歲十萬匹周
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
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
遇其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為狄夷所屈辱也如是
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

雜自古所戒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
入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
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
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
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辦
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回此又中葉之故事
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脩
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徃代豈可不懷經遠之
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帝江統納諫于惠主咸以
夷狄處中夏勢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

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鑑此臣所以極言不隱者也切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徃因入貢極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重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毡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都衣冠之儀日覲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于國史察安危于古今識邊塞之盈虛山川之險阻或委以經畧之功令其展効或矜于守丘之志故使歸蕃于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志雖則慕化之美苟効于當時而狼子狐思旋生于過後乃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于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齊人猶不可示之况于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于吳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于是始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從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土然猶三而

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濠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而况外國乎臣切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戰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入王之喪師則輕于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于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中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

國之美生長積漠之北以穹廡墜于城邑以毡罽美于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漠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于中國者為身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絲麴藥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弥崔懿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

効忠日碑盡節

碑泥都切

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

祚于後既備防不謹邊臣則夷狄稱兵不在外方

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規貽厥孫謀

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

在中國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臣服邊境無事

矣劉居旣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于嚴尤班固

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周時獫狁內侵

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蚊蠱螫

音隻施反

人歐之而已

是為中策漢輕賫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凶

奴不克是為下策秦築長城勤于轉輸疆境完而

中國竭是為無策自古無得其上策者也其班固

曰言匈奴者大要歸于兩科縉紳則守和親甲冑

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

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伏而臣畜之和親之論

發于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

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復欲

守舊文厚結以財質其愛于邊臣不選武畧之臣

修障燧備塞之具勵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寇而

務賦斂于人遠行貨賂割剝小民以奉寇仇信其

言守空約而莫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單于棄
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
又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
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
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外而不內踈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
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
禮讓使曲在彼蓋聖王禦蠻夷之常道也既以為
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
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
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
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提
深入則有殪戎之勲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
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筭惠此中夏以
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既固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
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
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也七國分爭國
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
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
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

或築無代無之後魏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
電往塢壁未遑、閱牛羊不暇收雷擊至于近郊
雲飛出于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
千里之地後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
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
而收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既故曰秦得中策
又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主則外
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室女匈奴不信無益
帝欲遣魯元后泣而諫曰帝惟一女奈何棄之凶
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
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
有此高祖曰使趙王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
魯元不能止趙王之謀而未能息匈奴之叛即假
有欲遣之辭故戲言耳且冒頓首刃頭曼射其母
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豈不惑哉然則高帝知和
親之不能久安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苟舒歲月
之福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務智能沉
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解疎
而習之此其時也方更靡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
以為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于昭宣

武王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牧迹
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
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億
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皇室淑女嬪于
穹序掖廷良人降于沙漠夫貢女子方物臣僕之
職也詩曰莫敢不來王傳曰荒服者來王此皆稱
其來不言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
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為昆弟帝
女之號與胡媪並為我妻媪烏老切燕母報子從其行
俗中國之異于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

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襲昧之性使漸習
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為垢辱可勝道
哉漢之君臣常莫之耻東漢至曹馬招來羗狄內
之塞垣資用所費有踰于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
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于朝牧馬之童乘
羊之隸賣毳褐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于路九
路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于
三千里之中散于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
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威當其強也既竭人力
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

攻嗚呼中國為羗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
大悲哉為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民富
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以富利歸於我
危亡移于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為
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器以夷亂華以商謀夏變上
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既故曰漢無策焉嚴尤
稱古無上策者為不能臣妾之也聖王誠能之而
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其國也秦
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
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下策也既故曰嚴尤

之議辨而未詳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
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也禮讓以
驕君子不以接小人况于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
來即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
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
惟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
畜器物非其所產不御豈惟幣幣不通哉至于飲
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
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護其
身不列于廷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為幣幣

不為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
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八珍六竒便五部
之綺羅幣帛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忘德而
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良
肉而縱其獵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
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
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喪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
西域得摩訶勒曲漢武採之以為鼓吹東漢魏
晉樂則胡笛箏篪坐則胡床食則羗煮豕炙器則
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

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
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
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
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亮置之度
外譬諸虫豸方乎虺蜴豸池尔切如是禮讓之節何
曲直之爭哉既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也四
夷之捐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
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
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卒無一罪戾委
之鋒刃實為寬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

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玩聲色或
窺圖史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寇劉
起居武指云秦逐戎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為中策
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嘆
不暇豈敢繁述耳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
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于前班
超投筆于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
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
狗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
規模弘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

心故萬乘觀出玉門闕置伊吾且末而闕右暨
于流沙蕭然無聊生矣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
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
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
事三邊或道裡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
亦狼狽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
者也貞觀二十一年以遠夷各貢方物有異于常
詔所司詳錄焉
葉護獻馬乳蒲萄一房長二尺子亦稍大其色紫
康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金亦呼為金桃

伽毗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花開狀如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花而不實欲種者取其根

罽賓國獻俱物頭花其花丹白相間而香遠聞

伽失畢國獻泥樓鉢羅花葉類荷葉跌圓其花色

碧而榮黃香芳數十步

達國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赤中心黃而莖紫色

泥婆羅國獻波稜似紅藍花實類蒺藜火熟之能

益食味又酢菜狀葉潤而長味如美酢苦菜狀如

苣其葉長而潤味雖少苦久食益人胡芹狀如芹

而味香渾提葱其狀如葱而白辛嗅葉其狀如蘭

凌冬而青收乾作末味如桂椒其根能愈氣疾

薛延陀獻疾膚毛而牛角大如麋

西蕃突厥吐陸草羊其蹄似馬

波斯國獻活轉蛇類鼠而色青長八九寸入穴能

取鼠

西蕃吐阿可汗獻金卵雞鷓鴣也凋刻作禽獸

而塗以黃金

西蕃胡國出石蜜中國重之太宗遣使至摩伽陀

國取其法今揚州煎蔗汁于中厨自造為色味愈

於西域所出者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貢獻
及破高昌收馬乳葡萄酒實于苑中種之并得其酒
法太宗自損益造酒。成凡有八分若香酷烈味
兼醍醐頌賜群臣京師始識其味

故事

西蕃諸國通唐使處悉置銅魚雄雌各合十二隻
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苗在內雌者付本
國如國使正月來使者賫第一魚餘月准此閏月
即賫本月而已校與雄合乃依常禮待之差謬即
推按奏聞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鴻臚與舊章奏

曰近緣突厥背叛蕃國銅魚多有散失望令有司
改鑄制曰可天寶六載四月二十五日上因問西
蕃諸國程途鴻臚卿王忠嗣奏曰臣謹按西域圖
記阨拔恩單國在疎勒西南二萬五千里東至勃
達國一月程西至蒲蒲國一月程南至羅刹支國十
五日程北至海西月程
羅刹支國東至都樂國十五日程西至沙蘭國二
十日程南至大食國二十日程北至阨拔國十五
日程都樂國東至大食國十五日程西至羅刹國
十五日程南至大食國二十日程北至勃達國

一月程

勃連國東至大食國兩月程西北至伽蘭國二十

日程南至都樂國一月程北至大食國一月程

河沒國東南至陀拔國十五日程西北至伽蘭國

二十日程南至沙蘭國一月程北至海兩月程

岐蘭國東南至沙漠國二十日程西至大食國兩

月程南至涅蒲國二十日程北至海五月程

涅蒲國東至陀拔國一月程西至大食國兩月程

南至大食國一月程北至岐蘭國二十日程

沙蘭國東至羅刹支國二十日程南至大食國

二十日程北至涅蒲國二十日程

爾賓國在蘇勒國西南四千里東至俱蘭城國七

百里西至大食國一千里南至沙羅國一千五百

里北至吐火國二百里

東女國在安南國西北二千二百里東至碎葉國

五千里西南至石國一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國

一千五百里

史國在疎勒國西二千里東至俱密國一千里西

至大食國二千里南至吐火國二百里北至康國

七百里

太平寰宇記卷第二百



卷之四